



內地和香港截然不同的面貌，令不少跨境學生困惑。《港漂》劇照



導演黃天城最深刻的一場戲，就是劇中的母女扮無事地閒話家常。《港漂》劇照



身為跨境學生的女主角每天都要過關上學。《港漂》劇照

「港漂」片康城參展 跨境生：別問我企哪邊

「大氣候」兩地矛盾趨激烈 「小人物」穿梭深港似無處容身

不同時代的香港，都留下了不同故事，有戰亂的槍林彈雨、有拚搏發展的燈紅酒綠。這個時代，「港漂」相信是香港這本「故事書」中不可缺少的一章。「港漂」，一般而言是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，又或是在港工作的異鄉人，但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畢業生黃天城眼中，「港漂」是「香港人在漂流」，既描繪出中學5年跨境上學的自己，也形容着兩地矛盾越來越激烈的社會中，漂泊得似乎無處容身的跨境學生。

「有些人，他生活的很大部分在香港，也有很大部分不在香港，到底甚麼是香港人？是住在香港的就是香港人？」他將這些疑問，放進了一幕幕戲，拍成了《港漂》，上月還去了法國康城電影節，將這一個年代、一些年輕人的迷茫透過影像展示出來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

香港每天都有一定數目的人在跨境上學，當中有雙非、有單非，也有居深港人，天城就是最後一類。他笑言，自己足跡遍及多個地方，「我在離島長大，然後住東涌，中學時因為家人工作關係，搬到深圳去住，然後就每天從內地跨境到天水圍、元朗上學。」

可惜的是，天城跨境的那5年，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兩地矛盾，同學即使知他居於內地，亦不會用異樣眼光看待。不過，每日特別冗長的路程，兩地截然不同的面貌，還是讓他在每一趟路程上想很多，並會偶爾湧現出漂泊感。眼見近年港人越來越排斥跨境學生，他就決定把自己的經歷，糅合現今社會氣氛，從一位跨境學生的角度，去呈現出時代的點滴。

辯賽切合港情 立場似大於現實

約20分鐘的短片，說的是一個單非初中女生的故事，因為害怕被同學歧視，女主角隱瞞「身世」。

一場探討兩地矛盾的校際辯論賽，女主角作為辯論隊一員，站在了「反內地人來港」的立場上，每一個論點，都刺痛着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。最終女主角贏了比賽，但卻把獎項丟棄到垃圾堆，因為那塊獎牌，更像是瘡疤而非榮耀。

「以辯論去表達，是因為我覺得這很像香港的氣氛。」黃天城眼中，5年前平安無事的跨境生活已悄然遠離，換上了對立的、劍拔弩張的社會氣氛，「不論巴士阿叔、地鐵阿婆，或者立法會裡的情況，大家都像是在辯論，每人都是立場大於事實。」

「玩」問題懶尋答案 越拗越不快

熱愛辯論，但似乎不是為了讓「真理越辯越明」，這是天城看到的香港社會。思考了不知多久，他終於有句沉澱下來的結論：「我覺得大家喜



Eva(前)表示，導演黃天城(後)在拍《港漂》時經常指導她應該如何理解角色心情。

記者黃偉邦 攝

歡「玩」問題，多於找答案。」於是，他以辯論作為短片的重心，凸顯出社會對跨境學生議題的爭拗觀點。

呈現這樣的景象，其實是希望可以帶來反思，天城表示：「始終問題是不能因為一堆人有一個立場而解決，亦不是一面倒抒發自己的意見就可。這樣的爭拗，是否能帶來大家想要的香港呢？還是越拗越不開心？」

不少看完短片的人，會覺得天城在為跨境學生辯護，他亦表示：「每次分享會，都總有看完短片的人問我『企邊邊』，但我會想，為甚麼大家都急於將別人『歸邊』？」無意參與爭拗，天城強調：「我只是想拍一個大氣候、大環境下，一個小人物的故事，而故事中的主人翁如何去選擇其生活，甚至是生存模式。」

放學搭「泥鯁的」 導演真實經歷

《港漂》作為黃天城5年跨境上學經驗的反映，到底當中有哪些現實被寫入情節呢？原來，除了冗長的交通路程、兩地截然不同的面貌外，天城最深刻的就是放學搭「泥鯁的」回家，「那一幕完全是真的，以往就是過了尾班車的時間，於某些特定位置就會有人在等的士去關口，漸漸也有些固定的搭車組合。」

不過，當中也有不少情節難倒天城，例如辯論比賽相關的劇情。他表示：「我是從來沒有玩過辯論的，所以要特意向有關人士請教，請他們為我構思當中的辯論稿，所以辯論稿也是很認真的，可以拿去比賽。」但這就苦了同樣無辯論經驗的女主角Eva，「我看了兩段大專生辯論比賽的片段，學習他們辯論的方式，但還要背那些辯論稿，對我而言真的有點困難。」

此外，是次拍攝亦是兩地取景，天城也有不同感受，「本來大家會比較擔心在內地拍攝的問題，誰知原來在內地拍攝很順利，最多只是很多路人圍觀而已。即使公安上前來，也只是問我們『攝影機貴不貴』，純粹閒聊，但香港反而經常遇到保安勸喻不要拍攝的情況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

經典場面



女主角 鄧芷晴

導演 黃天城

廁所背稿勁侷促

「最深刻是在廁所拍的那一場。記得拍攝的時候是夏天，我又選了長袖睡衣，拍攝時為了不想收到雜音，洗手間裡抽氣裝置都關掉了，空氣很不流通，而同時洗手間裡其實迫了4個人在裡面拍攝。那一幕戲是我面對鏡子背辯論稿，由於環境很侷促，我一直很難集中，拍了很多次才完成。」

扮無事回家食飯

「最深刻的是女主角贏了辯論比賽後，過了口岸關口於內地回家的路上，女主角於街上流連，思考着比賽勝出對自己的意義，到最後決定丟棄獎牌。另一幕則是女主角回家後如常與母親一起吃飯，兩人都在扮甚麼事都沒有發生，我覺得這一幕很典型、很都市人，大家都很喜欢扮作若無其事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

演單非感壓抑 悟跨境「唔易做」

主角心聲

觀眾看完一齣戲，可能會被觸動而出現不同情緒，但要徹底地感受角色心情，相信還是只有演員才能做到。於《港漂》短片中飾演女主角「林思敏」的鄧芷晴(Eva)就表示，自己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要體會單非學生的心情尤其不容易，「林思敏」深港兩地生活但兩面不是人的壓抑，還有故事裡刀光劍影般的歧視，都令她更深刻地思考跨境學生的處境。

土生土長 感未演好主角掙扎

演員Eva外形嬌小、樣子年輕，總是被安排擔任學生角色，但這次「林思敏」一角，卻令她感到有不少挑戰，「坦白說，我覺得劇本比較複雜，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甚至沒有親戚在內地，所以要

多想角色的心情，現在看回來，我覺得我還未能完全演繹好女主角那種掙扎。」

「只有回家路上輕鬆一點」

Eva看這角色時，感受最深的是「林思敏」的兩難處境：她一方面不想同學知道自己是「單非」，另一方面又不想自己的內地母親難過；一方面要打好「反對內地人來港定居」的辯論，另一方面自己的家庭正準備遷港；一方面要傾盡全力勝出辯論比賽，另一方面卻為勝出而感到失落，更怕自己辯論場上的勝利會對母親造成傷害。Eva說：「我覺得這個生活的角色，好像不論在香港的學校，還是內地的家裡，都很壓抑，唯一輕鬆一點的時間，可能是放學後搭的士回家的路上，可以和另一個要跨境

的學長談兩句。」

為了做好這個角色，Eva除了要向新來港朋友請教外，還不時想像受到別人白眼時會有甚麼反應，要怎樣做才有層次，而這些練習，都令她更深刻地反思歧視。「其實我們去到別的地方，也會受到白眼，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、生活習慣不一樣。我想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，這是生活模式不同。原本我覺得這個議題和我沒甚麼關係，但拍完《港漂》之後，我會再想想社會在發生甚麼事。」

Eva坦言，演戲可以幫助自己思考，劇本裡每一個角色，都是現實的人的一個縮影。這次拍《港漂》後會否以不同的目光去看跨境學生呢？Eva表示：「每個人都有盲點，沒有哪一個立場的人知道真正的真相吧。」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

要有好的創作，總要有一定閱歷，天城(左)和Eva(右)則從年輕人的角度去演繹社會問題，獲不俗成績。 記者黃偉邦 攝



黃天城的《港漂》上月獲選於「法國康城電影節」的短片角展出。圖為當時他接受外地媒體訪問。 受訪者供圖

洋人搞不懂：一個關口咁大矛盾？

角度有別

《港漂》雖然只是一部學生習作，但卻屢獲殊榮，上月更獲選於「法國康城電影節」的「短片角」展出，是21部香港原創短片之一。不過，將兩地文化差異搬上國際舞台，香港人視為重要的事，於外國人眼中可能只是芝麻瑣事，黃天城坦言：「其實很多外國人不太理解香港和內地的矛盾，他們會覺得，只是過一個關口，有那麼大的問題嗎？」

入選康城「短片角」唯一學生作品

《港漂》這部短片，早前勇奪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「鮮浪潮2014-國際短片展」本地競賽部分學生組「最佳劇本獎」，獲評判讚揚「戲劇結構鬆緊有緻，角色出眾，題材刻畫細緻，貼近時代」。黃天城之後更利用比賽所獲得的2萬元獎金，申請參加「法國康城電影節」，並順利脫穎而出，獲選入「短片角」，成為僅有的參展學生作品，而整個「短片角」有來自世界各地共400部短片參展，這絕對是一趟充實的交流之旅。

不過，去到外國，香港的煩惱突然變得微不足道。天城表示：「我曾經和一個參展的德國人聊天，他之後來看我的短片，其實很多外國人不太理解香港和內地的矛盾，他們會覺得，只是過一個關口，有那麼大的問題嗎？」至於內地參展的人，也不見得有太大感受，因為他們自覺是香港的「過客」，「反而台灣人會比較好奇這個問題。」

《港漂》短片可於以下連結觀看：<https://youtu.be/9sQa6bFJGGM>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

製作花絮

《港漂》不少場面在學校拍攝。 受訪者供圖



學生習作拍攝時總要找「救兵」，這場戲中有不少演員都是導演朋友的親朋戚友。 受訪者供圖